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

天上飘来一朵云

封面设计 黎 明
责任编辑 汪逸芳

天上飘来一朵云

本社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 字数 193,000 印数 00,001—41,000

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10103·315 定 价: 0.73 元

编辑说明

近几年来，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文艺创作空前繁荣，百花园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特别可喜的是，涌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作者。他们在党的三中全会、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，象雨后春笋般破土露尖、茁壮成长；他们的一些作品，不断出现在本省和全国各地报刊上。

有了这样一个好基础，才使我们有可能编辑这套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能为进一步繁荣本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尽一分力量。

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编选本省青年作者的作品：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，体裁不拘。它可以是合集，也可以是个人专集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出下去。

出好这套丛书，不仅需要作者的大力支持，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各地党组织的关怀、扶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1	最后一票	李 靖
14	金 子	马雪枫
30	阿 婷	袁丽娟
43	道是无情却有情	骆 丹
67	能不忆江南	卢 玲
74	他们失去母亲	韩兵子
87	杏花婶	陶希英
99	我们为什么不能相爱	李其容
121	雨,打在我身上	王倩倩
130	雨 夜	夏 真
142	地仙配	金美琴
155	护花记	谢 明
170	天上飘来一朵云	袁 敏

最后一票

李 靖

童年是什么？是穿着裤衩在豆架瓜棚间捉迷藏？是随风飘舞的蒲公英？是蜜蜂在淡黄色的野菊花前舞蹈，松树淌出透明的松脂……我横竖睡不着。

记得小时候，外祖母是常常数着屋顶的椽木入睡的。我把脸贴在她瘦削的肩膀上，听得她喃喃有声：“着、不着、着、不着……”

“外婆，你老嘀咕什么来着？”望着外祖母那专注的神情，我觉得挺好玩。

“小五子，你说今年年成有没有着落？”外祖母松弛的眼皮下，睁着一双有些黄浊的眼睛。原来外祖母数着屋椽在占卦。

“有。”我迟疑了一会说。

外祖母顿时欢喜地把我搂在怀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老人眼里，小孩子的话是很灵验的。那时，我们常用榆树叶掺在番薯粉里蒸窝窝头。我用细竹竿敲下那稀稀拉拉的榆树叶，外祖母挎着篮子在地上捡……蜻蜓在绿荷上点水，我忍不住走上前去。

“小五子——”

“哎——!”慌乱中我一个猛子扎进凉悠悠的水里……
烦恼?那是没有的事!

童年已经逝去,而外祖母那奇怪的占卦法,却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我烦躁得睡不着觉,竟象外祖母一样,数起了椽木。

“着、不着、着、不着……”我在为这次加薪中,自己能否加到在占卦。昨晚的班组评议中,工人们居然把我也作为“百分之四十”给评了上去;报请评委会审批。在忐忑不安的期待中,我忍受着一种难言的、巨大的痛苦。为什么呢?

说实在的,在这以前,对这次百分之四十职工的加薪,我未抱非分之想。我们装订班八人,除我一个是七五年的二级工外,其余的都是五七年的三级工。早在半年以前,有少数人就活动频繁。有两个还比较缺德,当面说得比蜜还甜,转个身就互相揭短:说这个偷懒,那一个质量不过关,再一个不遵守学习制度。真不知道是谁教会了她们这些……

工调将开始的那些日子,老是有在我面前胡乱地赞扬:“你这块头真帅,有目标了吗?没有?你只要和哪个姑娘逛十分钟大街,那效果敢情要比浪漫诗人的十封情书还强。”

我吓了一跳:十分钟……效果……

就在半个月以前,我们班长邢大姐也关心起我的婚事来了。说是大姐,实际上是五十年代的“光荣妈妈”。谁

都说班长待我象亲妈一样。她给我织绒线衣，拆洗棉袄，我偶一头疼脑热的，她会急得睡不着觉。

“小五子，过来。”邢大姐的声音有点儿玄。

我走到她面前。

“都二十八了吧？”她侧着头，高高的颧骨上面的那双眼睛，笑得眯成了一条缝。

瞧这模样，分明是要助我一臂之力。天哪！真叫我哭笑不得。不是每星期天回家，妈妈都交给我一封从X城里发出的信么？秀丽的字迹在最后写着：吻你，把我的吻印在纸上。于是我就把绿茵茵的信笺贴在面颊上。绿在色谱里象征着远。远的怀念。噢，绿茵茵的信笺，绿茵茵的。都怪我自己保密！

“我，我……”这后半句话真难说出口。可我一定要对她说。我要不对她说实话，就真有点儿对不住她。

“得了，以后我帮你留心点儿。”邢大姐话头一转：“听说了没有？要开工调大会了。”

我轻松地吁了口气：“我反正不想评。”

“我们班基本上都是五七年的三级工，看来这百分之四十很难评。”邢大姐脸上出现了一缕淡淡的忧虑。再粗心的我也明白了她的意思。邢大姐五个孩子，两个上大学，两个当学徒，最小的孩子还在上中学。她的丈夫是电厂的四级工。邢大姐在我们班工作算是比较好的。每天早上班，迟下班，有一枚订书钉掉在地上，她都要拣起来。

“我投你一票。”我毫不犹豫地说。

而结果呢？……

我闭上眼睛，希望能睡去。有一种人刚一上床，脚还没搁好，就打起呼噜。这种人有多幸福。哦，睡吧，睡吧！静静地躺着，让思绪悠闲地飘出自己的躯体。而后是夕照下的紫云英，是涟漪上晃动着的垂柳，是炊烟中宁谧的村庄，把老玉米闷在灶膛里，爆得“啾啾”地响……

工调刚开始，气氛就异常紧张。给每个人下鉴定，这原是很容易的事。这么多年了，大家在一起工作，谁不了解谁？可谁都不愿轻易开口。大家的脸色都阴冷得很。

“笃笃笃”，我用圆珠笔敲击着桌面。听听这单调的声响，再用笔尖挑起嵌在桌缝里的尘垢……我这个记录员，嗨——闲得很。

晚上十点三十分，笔尖落在刘大海的名下。别感到陌生，这可是我的学名。一般，较好，良好，只要在这几个单词里挑一个填在表格的每一栏上，就可以了。我有些不安。表上的第一条是热爱本职工作……我心里的秘密只有邢大姐知道。有时候我和邢大姐两人当班，我有事溜出去一下，也都是她给我包涵着。

又是笔杆笃笃笃的声音。车间大门外清脆的皮鞋声。电话铃在催命似地直响……五月的榴花开得那么浓艳，还有清雅的山栀，月光也一定很好。真想不到为了我，也值得拖这么长的时间。好或不好或一般，总得给我下个评语吧。大概她们都把鉴定看作是评薪竞争的关键。我暗自发笑。虽然我有缺点，但在完成生产定额方面，我可是实打实的。我以为邢大姐会替我讲几句。不料邢大姐

却一声不吭地坐着。那神情，就象在夏日的夜晚，坐在老槐树下，听人讲她毫不感兴趣的故事。我似乎觉察到一些什么。

“我来讲几句。”还是刘亚芝开了口。

好极了，总算有人给我评议了。

“刘大海同志……”照例是先给你带几顶高帽。“但是，”转折词马上接了上来：“刘大海同志对工作是不够安心的，他老想去作美工，前些天还在联系调动。工作时间也经常外出……”

好家伙！她怎么会知道？！我吃惊得马上瞟一眼邢大姐：她似笑非笑地眯着眼睛。是窘迫吗？同时也有几双眼睛迅速地瞄了邢大姐一眼，那些眼神复杂得很……

还是没有睡着。月光没有了，想必是被云层遮住。头疼得厉害。世界上要是有一个工匠，能取出人脑海中的乱麻，他可真比上帝还要伟大。这个人或许还躲在哪个星球上。在哪个星球？那上面也有长江和黄河？有故宫和长城？有太阳和北斗？也有八级工资制？

对这次百分之四十的加薪，我压根儿不曾想过。对照条件、工龄……人贵有自知之明嘛。但使人震惊的是，在昨晚的工调评选会上，大家竟把我给评上了。可是这半数以上的选票……真的，我敢断定，即使我那X城里的她抛弃了我，我也不会比这更难过。

按比例，我们班分到三个名额。每人规定只选三个人。

全班组的八双眼睛盯着十六只脚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，但每个人的嘴巴都象贴上橡皮膏。似乎只要一开口，人家就会淹死在自己的唾沫里。而自己的那五元钱，也就随着这唾沫被漂走。面对面的，提谁？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每人的生产定额都一样，你说谁的贡献特别大？书僮陪考，苦了我。于是我又倾听着“笃笃笃”的单调的声音……在空白的纸上画一只飞翔的燕子。看她展开柔软的翅膀，快活地向我扑来。多么俊逸的燕子。X城里的林燕，在每封信的结尾，她从来不用文字署名，而是画一只翩翩欲飞的燕子。噢，她这会儿在干什么呢？她一定在看德莱赛的《天才》。她痛恨使画家与艺术堕落的那个社会。不过也许她在看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。她曾经噙着泪花给我讲简·爱倔强的性格，讲她对罗切斯特坚贞的爱情……那象音乐一般的声音，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际。

“我提何美珍。”有人低声说。

“同意。”

“同意。”

……

“我没意见。”说完，我觑一眼邢大姐，她黑黑的脸有些红，发急的眼睛热切地看着我。我装作没看见。

又是沉默。

有人提刘亚芝。

低低的、无可奈何的同意声。气氛给她们形成了默契。刘亚芝干活算是好的，我没有反对意见。但我替邢

大姐捏一把汗。三个名额只剩下一个了。有人提邢月仙。
冷场。

结果只有三票。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，投她一票。但就为她对我搞的那些小动作，我也要把这一票放到最后再投她。邢大姐太紧张了。她脸色通红，但却依然笑咪咪的，笑比哭还难看。我真怕她晕倒。她没有高血压，心脏也好好的。但那次技术考核，她刚一拿到试卷就晕了过去。足足有几天，她都觉得胸口发闷。

“她主要太急于加薪，只恐考不出……”有人用鄙夷的口吻说。……这不，她们现在又用这种目光在看她。要是我现在就开口投她一票，她就刚好够半数被通过。可是得再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，让她的心再悬一会儿，我高兴自己这样做。

“笃笃笃，笃笃笃……”又是笔杆碰在桌面上的声音。
良久的沉默。

沉默中，一个炸雷般的声音在我耳际轰响。

“我提刘大海！”

“没意见。”

“同意。”

“同意。”

提我？我大吃一惊。我想我这时的神情，肯定是瞠目结舌的象头笨熊。……这不可能！我一点儿也没思想准备。笔尖儿有些颤抖。这时，我觉得自己仿佛沉浸在一部惊险小说中。紧张，害怕，却又被一股魅力吸引着。

没想到我会比邢大姐多一票！

会场开始骚动。人们如释重负般地打着呵欠。板凳移动的声响。有人抱怨开了那么长时间的冤枉会。

“谁没把三票投完？快投完，投完……睡觉去。”

这显然是对我而言。我手中还留着投邢大姐的那一票。可这会儿我的脑袋乱哄哄的。我看见了什么呀？是米开朗基罗雕刻刀下的塑像？不，是达仰笔下的少女，那么端庄，那么沉静。深沉的眼睛凝视着远方……这分明是林燕。她不是在看小说吗？怎么手里捧着一本《家具图集》？她目光久久地看着画册上那只漂亮的书橱。书橱是咖啡色的，雪亮锃光，橱门中间嵌上绿条儿的玻璃。她的四周到处都是书籍。对了，最近她在信上说，她好不容易租到一间私人住宅，房租是每月六元……她想配上一条淡绿色的窗帘，淡绿色的，当然很好。油彩太费了，糟糕的是麻布又用完了，罂粟油也得买……见鬼！我在想什么呀？！可这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必须想的事！我这一票，这一票……难哪！假如我把这一票投给邢大姐，那我俩正好四票对四票。前两名都是七票。上报的话，理所当然地该拉下我。我答应过投她一票。这，这……就象有十五只吊桶，在我心里七上八下。我犹豫不决地转过脸。邢大姐正用一种莫可名状的神情在顾盼着我。在她的眼神里，有紧张，有希望，甚至还有一点儿乞求！只是，只是……哎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境。小船在急流里飞泻直下，忽而一个旋涡把它旋住，小船打起摆来。两岸的人大声为我呼救，我却若无其事地双手抓住船帮，那年我才十岁。

⑧

“快投吧，投完了散会。”早有人不耐烦了。

既然你在关键时刻戳我一下，我这一票不投你，又有什么说不过去？我咬着笔杆，微微张了张嘴，把脸埋在臂间，声音是卡在嗓子里的：“我——弃权。”

以我的直觉感到，人们都微微一怔。并同时把惊讶的目光转向邢大姐。邢大姐呆住了，通红的脸霎时变得灰白。

“我还有最后一票。”在压抑的气氛中，邢大姐站起身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我把这一票给刘大海。”她微笑着，竭力使自己的神态显得平静。

我惶惑地抬起头。这微笑象一把匕首直戳我的心脏，使我的心阵阵发疼。其实她这一票给不给我都无所谓，没她这一票我也肯定上。没想到她还有这么辣手的一着。

我以五票压倒邢大姐的三票而取胜，会场没有一点儿声响。人们默然地起身。沉默在压迫着我，鞭笞着我，吞噬着我……

可何美珍也为什么那么副酸相？她在会场中呆立着，欲言又止。这个瘦小的老工人，我有时几乎忘了她在我们班里的存在。她做什么都闷声不响，笑起来也没有声音，我想她哭的时候也一定悄无声息。没想到她还具有演员的才能，自己评上了，明明很高兴，却硬是哭丧着脸。但这时，我却分明听见她在说：“同志们把我评上，我很感谢大家，可是我想，”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，随即很快说了下去：“我几个孩子都分配了工作，家庭经济比较宽裕，我想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同志。”

我呆住了。所有的人都呆住了。

吃惊、疑虑、羞惭与不可思议……在这两分钟内发生的事，足够叫我回想一辈子的了。

众人屏息立着，面面相觑。

有谁会料到这场“生死搏斗”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？当然连上帝都猜不到。上帝算是啥玩艺儿呢？有谁见过？他长得高或矮？肥或瘦？他懂得计算机、火箭、宇宙飞船？他会哭？会笑？会唱“毫不利己破私念……”可何美珍也不会唱这些，她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工人。

荧光灯的光泽怎竟象月光儿那样柔和？周莲莲好象哭了。不，她确实是哭了，泪花儿一闪一闪的。她说：“我丈夫病死了好几年，孩子又多，工作没大伙儿做得好。可同志们却选我，我……”

邢大姐病了。我也病了。平常人们常和我开玩笑说，就是汽车从我身上辗过去，也无伤大体。可这回我确实实地病了。是由于什么呢？是邢大姐那令人悚然的微笑？那最后的一票？或者是何美珍那低低的声音？人格、信誉与每月一张五元的人民币？

“着？不着？着！不着——”不。应该改成“对？不对？对！不对……”我数着屋椽，数来数去，数到最后总是不对。当然不对！要是我感到自己作得对，感到问心无愧，为什么会生病呢？平时我常以正直与诚实自居，可现在……我竟还不如一个孤陋寡闻的女工。我估计评委会不一定会通过我们班上报的名单，而我为什么不主动

去把名额让出来，却甘于忍受心灵这痛苦的折磨？

走廊上有人走动，绊翻了一只铁罐，发出“咣当”的声响。我断定是隔壁退休的老高头清早去公园打太极拳了。

我始终睡不着。干脆跳下床来。每当心情最恶劣的时候，理智就引导我走向一个尽善尽美的充实的艺术世界。我走到画架前。维纳斯的左眼怎么那样朦胧？这不是用线条可以体现的。她那自然的，未经修饰的头发，就象是千万条情丝，就用这些去系住她的情人？……母亲已经起来了，在煮稀饭。我现在觉得好了些。我想喝点儿汤，或者热粥之类的东西。可眼前为什么又会出现那五元钱？……我仿佛又回到童年时代的乡间，我紧紧地搂着外祖母。因为黑暗中有一双血红的眼睛盯着我。几天后才发现，隔壁的一只白兔已死在外祖母屋里，那也许是兔子的幽灵。

我赶忙拿起画笔。维纳斯那白皙的、富有弹性的臂膀可惜断了。把台灯移近点。这不是写意，不能把笔墨任意挥洒。罗丹大师提醒我们：这里必须细心，细心。维纳斯腰间的这些迷人的浅窝……

“笃笃笃”，“小五子——”我吃惊得凝神静听。

“小五子——”画笔从我手中掉下。是邢大姐？大清早她来干什么？是领导审批后发榜了？向我来贺喜？是这样残酷地报复我？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去开门。

“小五子，喊了这半天，你在干什么呀？”她的声音依然那么亲切，充满母性的爱。而我希望她能狠狠地骂我

一顿，心里才舒服。

“你生病了？”她用手摸摸我的额头。“好好休息休息。给，这是你喜欢吃的。”

太残酷了，太残酷了。羞愧使我宁愿罚做十年劳工，也不愿忍受这一刻。枇杷是黄橙橙的，每一颗都那么肥硕，蒂边上有一圈白绒毛。

“邢大姐，你——”

邢大姐细小的眼睛慈祥地注视着我。她的眼皮上有一圈青色。

我垂下脑袋。

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，这在我生平是第二次。……那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？由于贪玩，我把羊放丢了。外祖母拿着荆条站在我面前，我一声不吭地斜视着屋角墙上。

“听说了吗？”邢大姐低低的声音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机械地问。

“我们班上报的名单评委会通不过。”邢大姐低低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我楞了一下。这是我害怕听到而又希望听到的消息。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转视着窗边的画架上：维纳斯微侧着身子，潇洒地踮起左腿，微笑着。笑得既迷人又庄重。

评委会通不过。这当然是因为我。但是……这倒好了。我深深地喘了口气：“什么时候复评？”

“今天上午，评委会在等着我们上报。”邢大姐一副病

态，怪可怜的。

“那么去吧。”我觉得我的声音又象以前一样的响亮。

我们走出大门。我觉得我这会儿的心情是那么好。东方的天际出现了蔷薇色，空中，几只燕子在自由自在地戏嬉。我欣喜地睁大眼睛仰望着。哦。X城里的林燕，这会儿你在做什么呢？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你。待到多年以后，当我们共同回想这一切的时候，不会觉得挺滑稽么？

原载《东海》一九八〇年第十期